



册府元龜

卷之六百五十二
至五十四



13
849
215



冊 4 3
冊 849
卷 215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奉使部

總序

周官小行人之職掌使適四方達天下之六節又行
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凡其使也必以旌籥使於四
夷則爲之介故聘禮有使者上介次介之名春秋戰
國雖或兵交而使在其間矣自周及秦嘗以歲八月

冊府元龜 奉使部

卷之八十五

遣輜軒之使採異代方言又其事也漢制奉敵書使者乘馳傳則使者之稱其來舊矣武帝遣中郎將建節往諭巴蜀乃副使者馳四乘之傳又遣謁者及博士大夫諫官御史廷尉夫僕丞相掾等分行按察故有直指使者及八使美俗清詔之名繇漢而下靡嘗厥官委寄之殊訟襲不一蓋因時而建置非著令於悠久等威制度隨委任之輕重僚屬吏員稱職務之大小唐室以降踵事增名則有巡察黜陟採訪處置按察宣勞之類分道而往領命尤重大率以交聘敵國通接殊鄰勞來遠方安輯新附慰撫兵役分給賑

賜採風俗之厚薄詢民事之勞逸究吏治之能否察獄訟之冤正搜訪遺滯刺舉姦濫或購求墜簡或奉行寵典于以宣暢皇風敦諭詔旨廣天聽而斯遠俾物情之無擁若乃智略宏遠機用周敏洽聞英藻清節慎行揖讓而中節往復而合指引薦良士糾劾非法感慨而自請罔憚修塗縱橫而有辭用能專對乘便見機而必果處危握節而靡渝績効著聞望實昭顯增原隰而有權被獎飾以攸宜允謂使乎斯可尚已乃至縻居他境邂逅物故契闊奄忽人所共歎其有乖違上意邁受深耻專已而無簡黜貨而弗厭有

損國威乃罹邦憲是故歷代遣使誠難其人必簡帝
心以將明命者爾凡奉使部二十七門

達王命 宣國威

達王命

夫使平之為善者在乎宣王靈達君命奉辭而無辱
稱指而獲考焉故周官之紀六節重行人之職小雅
之歌四牡榮使臣之選繇漢而下乃有循行郡國以
布德音馳驅絕域以論和好之亂邦之內有若平居
於逆城之下曾不介馬其智勇見于辭氣其忠信通
于神明故能使倔強思柔姦雄易慮安反側之俗革

携離之心紓患以解紛懷荒而振遠自非辯可以專
對智足以經物挺不奪之志達應變之略又安能掉
三寸之舌履不測之險而舉無所憚克成其績哉
漢嚴助為中大夫會閩越攻東甌武帝出兵誅閩越
淮南王安上書諫之是時漢兵遂出踰領會閩越王
弟餘善殺王降帝嘉淮南之意迺令助諭淮南王曰
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
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燭 炤也重以不德是以
比年凶蓄害衆蓄 古 災字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
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攘 謂相 侵奪也使邊騷然不安朕

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

惟慮也慮計也

明太平以彌朕失稱

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

藐武卓切遠也言不可及也

嘉王之意靡有所終

靡無也終極也

使中大

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

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

遽不與王同其計

薄迫也遽速也

朝有闕政遺王之憂

言朝政有

闕乃使王有憂也遺猶與也

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

重出也

重難也

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聞也

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

操執持也

以制海內之命危者

望安亂者仰治

册仰而望之讀曰仰

今聞越王狼戾不仁

狼性貪戾

凡言狼戾者皆貪而戾

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不義又

數舉兵侵凌百越并兼鄰國以為暴疆陰計奇策入

蟠尋陽樓船

漢有樓船貯在尋陽也

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勾踐

之迹

先是越王勾踐稱霸中國今越王欲慕之

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

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

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

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惑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

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若士

卒乎

王者之兵但行誅耳無有戰鬪故云不伐也

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

威武陽聲鄉屯魯上未會

言兵未盡集

天誘其衷閩王

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母後農時令及農時不待後也南越王甚

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革改也

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謂朝服也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

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

於治南山名也今名東治屬會稽士卒罷倦罷讀日疲三王之衆相與

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

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

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

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

也事效見前見顯也前謂目前故使臣助來論王意於是王

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言

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所不聞先未聞者

今得誠不勝厚幸

張騫為郎應募使月氏月氏西域胡國也氏音支與堂邑氏奴其

父堂邑姓也漢入其奴名其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王之姓以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俱出隴

西經匈奴道曰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

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

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

與其屬亡鄉月氏屬謂同使之官屬鄉讀曰鄉西走數十日走謂奔走

也不指知其道里多少故以日數言之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

計序元龜 奉使部 卷之六十五 五

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
 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
 遣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道譯抵
 康居抵至也康居傳至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
 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居之以大夏為臣地肥
 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下遠音于
 萬切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要一遙切
 衣領也凡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要一遙切
 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為喻留歲餘還
 並南山欲從羌中歸並音步浪切復為匈奴所得歲餘單
 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

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

後漢來歙光武時為大中大夫建武五年持節送馬
 援奉璽書於隗囂囂遣子恂時入侍

趙岐為太僕獻帝西都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
 慰天下以岐為副日磾行至雒陽表別遣岐宣揚國
 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
 時袁紹及魏太祖與公孫瓚爭冀州聞岐至皆自將
 兵數百里奉迎岐浮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之道
 又移書公孫瓚為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
 會雒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

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雒陽先遣
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離唯有
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人
差全岐雖迫太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
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
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荊州督
租糧岐至劉表即遣兵詣雒陽修助宮室軍資委輸
前後不絕

蜀費詩捷為人爲益州前部司馬先主爲漢中王遣
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將軍羽怒曰大

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
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
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
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嘗與
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
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
也僕一介之使衝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
相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遂即受拜
陳蕭乾爲給事黃門侍郎永定初熊曇朗在豫章周
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晉共相連結闔

中豪帥往往立砦以保高祖甚患之乃令乾往使諭以逆順并觀虛實將發高祖謂乾曰建晉恃險好爲姦宄方今天下初定難使出兵昔陸賈南征趙他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目况鄉坐鐘雅俗才高昔賢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至曉以逆順所在渠帥並率部衆開壁款附

後魏崔願太武時爲大鴻臚持節策拜楊難當爲南秦王奉使數迓光揚朝命帝善之及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等督諸軍取平上却使願齎詔於丕前喻難當奉詔

李順太武時爲太常策拜涼州沮渠蒙遜爲太傅蒙王使還未幾拜四部尚書延和初使涼州沮渠蒙遜遣中兵較尉楊定歸白順曰年衰多疾舊患發動腰脚不隨不堪拜伏三五日消息小差相見順曰王之年老朝廷所知以王祇執臣禮別有詔旨豈得自安不見上使也蒙遜翌日延順入至庭中而蒙遜箕坐隱几無起動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今則覆亡之不恤敢凌侮天地魂神逝矣何用見之將握節而出蒙遜使歸追順於庭曰太常旣雅恕褻疾傳云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

太嘗曰爾拜爾跪而不抵命斯乃小臣之罪矣順答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王賜胙命曰伯舅無下拜而桓公奉遵臣節降而拜受今君雖功高勲厚未若小白之勤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如便偃蹇自取此乃速禍之道非圖久安之計若朝廷震怒遂相吞滅悔何及哉蒙遂曰太嘗視之以古烈懼之以天威敢不翹悚敬聽休命遂拜伏盡禮

鹿念孝莊帝時爲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彧軍時梁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或曰欲歸欵綜時爲梁武愛子衆議咸謂不然或募人入報驗其虛實念遂

請行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雋胡龍牙並揔疆兵內外嚴固念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爲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念答曰兵交使在自昔通言我爲臨淮王所使湏有交易兵潤遂先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念被執語景雋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歸城元略魏中山王畧也將驗虛實宜遣左右爲元畧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乃令人許畧身在一深室詭爲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梁武追還綜又遣腹心梁話迎愈密語意

狀令善酬答引愈入城請龍牙所時日已暮龍牙列
仗舉火引愈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安
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愈曰彭城魏
之東鄙勢在必爭得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
卿言復詣景雋住在停愈在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
久星月甚明有綜軍主姜桃來與愈語曰君年已長
宿又充今使良有所達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
梁主待物有道乃舉手上指今歲星在斗斗吳之分
野君何爲不歸梁國我令君富貴愈荅曰君徒知其
一未知其二法僧者莒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

於季孫也今月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而克之
君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游有識不許言未盡乃
引入見景雋曰元中山雖曰相喚不懼而來何也荅
曰昔楚伐吳吳遣麇繇勞師今者此行不

荅曰游歷多年與卿

先經相識仍叙緣繇景雋便記引愈同坐謂愈曰卿
不爲刺客也荅曰今者爲使欲返命本朝相刺之事
更卜後圖爲設飯食雜果愈強飲多食向敵數人微
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士哉乃引向元畧所一人引
入戶內指牀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愈曰中山有

教與君相聞念遂起立使人謂念曰君但坐念曰家國王子豈有坐聽教命使人曰頓首君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聞卿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念曰且奉音旨冒嶮祗赴不得瞻見內懷反側遂辭而退頃史天曉綜軍主范勗景雋司馬楊驃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念云秦隴既平三分靜晏今有高車白服羗蜀五十萬齊王孝陳留崔延伯李叔仁等分爲三道徑趣江西安樂王鑒李神領冀相齊濟青光羽林十萬直向瑯邪南出諸人相謂曰詎非華辭也念曰可驗崇朝何華之有日晏令還景雋送念上戲馬臺比

望城壘曰此河城之固良非彼軍士所能圖擬卿可語二王廻師改計念曰金墉湯池衝甲彌巧貴守以仁何論險害還尋於路與梁話誓盟契約既固未旬綜果降

後周楊薦爲太祖帳內都督帝遣僕射趙善使蠕蠕請婚善至夏州問蠕蠕至於東魏欲執使者善懼乃還帝乃使薦往賜黃金十斤雜絲三百疋薦至蠕蠕責其背惠食言并諭結婚之旨蠕蠕感悟乃遣使隨薦報命焉

庫狄峙爲侍中峙蠕蠕滅後突厥強盛雖與太祖通

好而外連齊氏帝又令時銜命諭之突厥感悟即執齊使歸諸京師

隋桀褻為內史大夫時尉遲迥作亂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懷尤豫高祖令褻往諭之褻見穆盛陳利害穆甚悅遂歸心於高祖

蘇威為納言時突厥都藍可汗屢為邊患使威至可汗所與結和親可汗即遣使獻方物以勤勞進大位將軍

閻毗為殿內丞征遼之役毗領武賁郎將與宿衛時眾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乃弩亂發所

乘馬中流矢毗顏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

唐溫造河內人德宗建中中為彭門張建封所禮時李希烈用兵四劫多所陷沒天下城鎮恃兵者皆欲動搖或自立帥請節德宗患之以范陽劉濟方推忠誠但不能盡達朝廷倚賴之意乃密詔建封選賢德有識之士往諭之建封乃強署造節度參謀使于幽州造與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濟僻在遐裔不知天子神聖大臣忠盡願得率先諸侯效以死節造還建封以其名上聞乃馳驛入奏

孔巢父建中末為給事中兼御史大夫魏博宣慰使

巢父博辯多智對田悅之衆陳逆順利害君臣之道
士衆愧悚喜拊曰不圖今日復覩王化及就宴悅酒
酣自矜其騎射之藝拳勇之畧因曰若蒙見用無
不摧巢父謂之曰若如公是言而不早歸國者但爲
一好賊耳悅曰爲賊旣曰好賊爲臣當作功臣巢父
曰國方有虞待子而息悅起謝焉
韓愈憲宗元和末爲兵部侍郎會鎮州亂戕其帥田
弘正立裨將王廷奏知節度事朝廷因而命之詔愈
往宣撫愈至則諭以逆順利害之理廷奏乃粗識朝
旨出牛元翼於重圍及還以其功轉吏部侍郎

胡証爲金吾大將軍穆宗長慶二年送太和公主入
蕃去迴鶻牙帳尚可汗信宿可汗遣數百騎來請與
公主先從他道去証曰不可虜使曰前咸安王來時
去花門數百里即先去今何獨拒我証曰我奉天子
詔送公主以授可汗今未見可汗豈宜先往虜使乃
止

梁劄捍初爲太祖副典客兼御史大夫唐光化三年
六月太祖北伐鎮定至嘗山而王鎔色攝送款於太
祖命捍入壁門傳諭時兩軍未憇守門者戈戟千匝
捍馳騎而入竟達其命移師次中山至懷德驛大被

定人五萬衆王處直乞降捍復單馬入州安撫而廻
李振爲太祖從事太祖兼領鄆州署天平軍節度副
使湖南馬殷爲朗州雷蒲所迫振奉命馳往和解殷
蒲皆稟命

晉楊彥詢爲邾州節度使時鎮州安重榮有不臣之
狀彥詢憂其窺伺會車駕幸鄴表求入覲高祖慮契
丹怒安重榮之殺行人也移兵犯境復命彥詢使焉
臣欽若等曰彥詢爲宣徽使
時曾使契丹至是復命之仍恐重榮要之繇滄州
如人家惡子無如之何尋聞重榮犯闕乃放還

宣國威

夫膺皇華之選以給傳遽之役而能揚君之美延譽
於四方宣國之威折衝於萬里斯可謂不辱命而獲
考矣自漢而下乃有奉辭絕域致使鄰壤或招諭亡
叛或鎮撫危疑震耀於皇靈開示乎大信宣布恩德
激昂辭氣臨大節而無撓抗雄辨而有章繇是殊俗
之長稱臣以奉約恃險之國遣子而入侍還俘掠於
邊侯歸職貢於宰旅厥角聽命改容率禮革其驕驁
之心窒夫禍亂之際自非懷應變之明畧挺匪躬之
雅操蹈難無苟免之志遇事圖戡濟之績者亦惡能

有所立哉

漢陸賈高帝時使南越尉佗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

曹參韓信賢與如也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

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

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之人以億計地

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繇一

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言自開闢以來未嘗有也今王眾不過

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

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

不若漢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迺大說賈說謂愛悅之留與飲數月

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間所不聞賜賈橐

中裝直千金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橐以齎行故曰橐中裝也

它送亦千金非橐中物故曰它送也它猶餘也賈卒拜佗為南越王

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

傳介子北地義渠人以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皆

嘗殺漢使者龜茲音丘茲至昭帝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

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

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使過

至諸國何為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屬近也近始過去

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

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茲言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

後漢來歙為大中大夫時光武方以隴蜀為憂獨謂

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子陽公道里阻遠諸將

方務關東思西州畧未知所任其謀若何歙因自請

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今陛

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

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光武然之建武三

年歙始使隗囂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於囂

既還復往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以破滅

遂遣子恂隨歙入質拜歙為中郎將

班超明帝永平中為奉車都尉竇固假司馬使鄯善

斬匈奴使還奉於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

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

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

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

多益為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

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

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

駟馬駟一作騾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

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亟自來取馬有頃巫至

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

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

賜其王以下因鎗撫焉

梁諷和帝永元元年為車騎將軍竇憲軍司馬憲出

征匈奴令諷先齎金帛使北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附

者萬餘人

魏招安平觀津人初事袁紹為督軍從事兼領烏丸

突騎後歸太祖太祖領冀州辟為從事太祖將討表

譚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太祖以招嘗領烏丸遣

詣柳城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

守公孫康自稱平州牧遣使韓忠齋單于印綬往假

峭王峭王大會群長忠亦在坐峭王問招昔袁公言

受天子之命假為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自天子假

我真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為正招荅曰

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代

之言當自天子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

稱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

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勢疆者為右曹操獨何得為

冊府元龜 奉使部 卷之六十五 十七

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
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囂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
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提忠
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從跪抱招以救請忠
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
歸皆下席跪伏敬受勅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
太祖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

南齊蕭惠基初仕宋爲撫軍車騎主簿秦始初兄益
州刺史惠開拒命明帝遣惠基奉使至蜀宣旨開降
而益州士反引氏賊圍州城惠基於外宣示朝廷威

賞於是氏人邵虎郝天錫等斬賊帥馬興懷以降

後魏燕鳳初爲道武代王左長史參國事嘗使前秦
苻堅堅問鳳曰代王何如人也對曰寬和仁愛經畧
高遠一時雄主也常有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
剛甲利器敵弱則進敵疆則退安得兼并也鳳曰北
人悍勇上馬持三杖驅使若飛主人雄雋率服北土
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糧輜重樵爨自若輕行速捷
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北方所以嘗勝堅曰彼
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馬百萬匹堅
曰卿言人衆則可說馬太多鳳曰雲中川從東山西

河二百餘里北至南山百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
畧爲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盡堅厚贈之
李順大武時爲四部尚書使於北涼沮渠蒙遜蒙遜
將不拜順責之乃下拜及禮畢蒙遜曰夫恃德者昌
恃力者亡朝廷頃來征伐屢克境宇已博但當修理
此民亦足與治然專務討擊恐不可常勝順曰昔太
祖廓定洪基造有區夏太宗承統王業惟新自聖上
臨御志寧四海是以戎車屢駕親冒風霜滅赫連於
三秦走蠕蠕於漠北闢土開邊隸首不紀僵屍截馘
所在成觀首除暴霍安黎庶威震八荒聲被九域自

古以來用兵之美未有爾日之盛是以遐方荒俗之
氓莫不翹足抗手歛衽屈膝天兵四臨昭德罰罪何
云恃力夫聖王之用兵也征南蠻則北狄怨討西戎
則東夷恨天子安得已哉蒙遜曰誠如來言則涼土
之民亦願魏帝遠至何爲復遽驛告警不舍晝夜意
君之所言殆爲虛事順曰苗民叛帝舜而親暴君有
扈適后啟而從逆主咸懾逼於近地牽制於凶威自
古而然豈獨涼民也哉
公孫軌爲大鴻臚持節拜氏王楊玄爲南秦王軌及
境玄不郊迎軌數玄曰昔尉佗跨據及陸賈至匍匐

奉順故能垂名竹帛今君王無肅恭之禮非蕃臣也
玄使其屬趙客子對曰夫以六合爲家孰非王庭是
以敢請入國然後受謁軌答曰大夫入境尚有郊勞
而况王命者乎請奉策以還玄懼詣郊受命軌使還
稱旨拜尚書賜爵燕郡公

封軌孝文大和中爲儀曹郎中使高麗高麗王雲恃
其徧遠稱疾不親受詔軌正色詰之諭以大義雲乃
北面受詔先是契丹虜掠邊民六十餘口又爲高麗
擁掠東歸軌具聞其狀移書徵之雲悉資給遣還
北齊斛律羨舉爲夏州刺史高祖欲招懷遠夷令羨

舉使於阿至羅宣揚威德前後稱旨甚被嘉賞

隋虞慶則爲尚書僕射時突厥之種沙鉢略遣使詣
闕高祖遣慶則與長孫晟報書沙鉢略陳兵列其寶
物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父伯以來不向人
拜慶則責而諭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豹狼
性過與爭將入時長孫晟說諭之沙鉢略辭屈乃頓
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旣而大慙其群下因相聚慟
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其屬曰何名謂臣報曰
隋國稱臣猶此稱奴耳沙鉢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
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

長孫晟開皇四年為奉車都督副尚書右僕射虞慶
則使突厥攝圖賜宇文公主姓為楊氏千金公主

公

後周趙玉昭女自請改姓乞為帝女

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

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
違意但可賀敦為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柰爾無
禮不敬婦公乎攝圖乃笑謂其遠官曰須拜婦公我
從之耳於是乃拜詔書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大業
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抵
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晟往諭旨稱述帝意染
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

咸萃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
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哭之曰
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灑掃耘除
街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
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勦力
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恩澤而教導
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
人及諸部爭倣效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正又東
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
晟策乃益嘉焉

崔君肅爲司朝謁者大業初處羅可汗爲鐵勒所敗時黃門侍郎裴矩在燉煌引致西域聞國亂復知處羅思其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君肅齎書慰諭之處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居肅謂處羅曰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爲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數十年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啟民與處羅國其勢敵耳今啟民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遣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于賓館聞

天子之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泣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爲其輟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發使以召可汗令入內屬乞加恩禮同於啟民天子從之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拜謬國乃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則向夫人爲誑天子必當所戮而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北藩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死亡則無日矣柰何惜兩拜之禮勦慈母之命恠一旬稱臣喪匈奴之國也處羅聞之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君肅又說處羅曰啟民內附先帝嘉之賞賜極厚故致兵疆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寵湏深結

於天子自表至誠既以道遠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羅曰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啟民少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義成公主妻於啟民啟民畏天子之威而與之絕吐谷渾亦日憾漢故職貢不修可汗若請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後身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大喜遂遣使朝貢

唐鮮于叔明肅宗乾元中爲司勳員外郎副漢中王瑀使迴紇迴紇接禮稍倍叔明離位責之曰大國通好賢王奉使可汗大唐子壻豈可恃微功而傲乎唐

法則不然可汗改號加敬復命遷司馬

韋倫德宗建中初爲太嘗少卿使吐蕃初宣諭皇恩次述國家威德遠振蕃人悅之贊普大獻琛賁等倫迴遷太嘗卿

溫造穆宗長慶元年授京兆府司錄穆宗開延英召對詔曰幽州用舊事不變藉卿爲我行焉對曰臣府縣吏非宜行恐四方狹朝廷爲無人帝曰我在東宮時聞劉總請覲及我卽位比年上書不絕及訪行期卽稽默不報卿往諭我意是日賜緋魚袋克太原鎮州幽州宣諭使初至范陽劉總具橐鞬立於外郊造

入宣聖旨示以禍福總喘伏流汗若兵在頸矣及造歸奏不數日總全家出幽州拜殿中侍御史
後唐李嚴爲客省使同光初僞蜀王衍使人致書其詞甚抗莊宗遣報聘且市中官中珍玩蜀人皆禁而不予衍神弱無識軍國之事外則仗王宗弼內委宋光嗣景潤澄及嚴至光嗣等曲宴府第因問近事嚴曰吾皇即位鄴宮之歲夏取汶陽冬誅汴襲宋氏兵號三十萬謀臣猛將解甲例戈西盡其涼東漸渤海南踰閩湖北極幽陵牧伯侯王稱藩不暇家財入貢府實上供吳王有患齊臣岐王先朝元老皆遣子入

侍述職稱臣湖湘荆楚杭越甌閩異貨奇珍府無虛胃也月諒繇以德懷來以威欵伏順則溷之以恩澤迷則問之以干戈四海車書大同非晚宋光嗣曰荆楚則僕所未知唯岐下宋公我之姻好洞見其心反覆多端專欲踞人於鑪炭大國不足信也似聞契丹之族近日強盛大國得無備乎嚴曰公以爲虜之勝負孰若僞梁曰比梁爲劣嚴曰吾早之視比虜如蚤虱耳以其爲患不足把搔况良將勁兵布列天下彼不勞一郡之兵一較之力則懸首橐衍盡爲奴虜但以天生四夷終非大患不欲窮兵黷武故也光嗣聞

嚴辨對畏而奇之嚴奉使於蜀及與王衍相見陳使者之禮因於笏記中具述華宗與復之功其警句云纜過泣水縛王彥章於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真於樓上嚴復聲韻清亮蜀人聽之愕然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奉使部

仲尼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蓋夫有專對之才加以敏應機罔滯遇事立斷足以成務始可與權然後出疆則有華復命則有勞斯古人以為使乎之難者矣至于馳一介之行李合二國之懽心俾

隣境益恭曠俗向化得紆難之畧啟和戎之利乃有
奉將清詔循行庶邦宣慰有方便宜從事巡察風俗
舉劾貪猾以應對而知賞繇懷輯而見稱以至跋扈
之人能令其順命疑貳之俗終俾其歸心斯皆使者
之任也是故明君之使臣也以事而不制以辭故能
俾其成命而獲考者也

漢隨何為謁者時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謂左右
曰彼等皆無足與計天下事者何進曰不審陛下所
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使之發兵向楚
淮南英布也
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何曰臣請為使之乃與二十

人俱至淮南布聞行與何俱歸漢

陸賈初以客從高祖時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
賈賜佗印為南越王佗大說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
大說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陳平乃言賈往
使尉佗去黃屋稱制
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皆天子之儀故令去之者
今此諸侯皆如意指

嚴助為中大夫時閩越圍東甌告急武帝曰吾新即
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
稽守欲距法不為發
以法距為無符驗也
助迺斬一司馬諭意
指以天子意指曉告之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

終軍為謁者使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帝甚悅

司馬相如字長卿武帝時唐蒙已畧通夜郎因通西

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不成

士卒多物故物故死也費以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

言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邛者今為邛都縣笮者今為定笮縣聞南夷

與漢通得賞賜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帝問

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易通今夔州開州府等首領姓

冉者皆舊冉種也駹音龍異時嘗通為郡縣矣異時猶言往時也至漢興

而罷通今誠復通為置縣愈於南夷南夷謂犍為牂柯也西夷謂越

雋益州也帝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

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張戀切因巴蜀

吏幣物以賂南夷相如使畧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

榆之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

沫水出蜀廣平徼若水徼以木石水出就牛徼外沫音妹南至牂牁為徼謂為界者也

斯榆之君等自求去邊關欲靈山鑿開通靈山道橋孫水靈山

與牂牁作徼舉也工鈞切道置靈道縣孫水出臺登縣南以通邛笮還報天子

至會無入若水於孫水上作橋大說說讀日悅

蓋寬饒為太中大夫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

意

孔光為博士成帝初奉使錄冤獄行風俗振贍流民奉使稱意由是知名

陳咸為刺史冀州奉使稱意

平當為博士給事中使行流民幽州舉奏刺史二千

石勞徠有意者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民急

者監官不專也所過見稱即奉使者十一人為最

樓護字君卿齊人也平阿侯王譚舉護方正為諫議

大夫使郡國護假貸言以假物貧人令護監之使還奏事稱意

後漢李恂章帝時為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

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

奏上帝嘉之

雷義以順帝時守灌謁者漢官儀曰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滿歲稱給事未

滿歲稱灌謁者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

十人

周舉為諫議大夫永和六年詔遣八使巡行風俗舉

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

范滂桓帝時舉孝廉光祿四行光祿舉敦厚質樸遜讓節儉此為四行也

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

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

知贓污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

第五種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庶察災害風俗通曰汝南周勃

辟太尉清詔使荆州冀此言以司徒清詔使冀州蓋三公府有清詔員以承詔使也舉奏刺史

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衆弃官奔走者數十人還奉

使稱職

蜀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為從事後

隨從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遣乾自結袁紹將適荆州

乾又與糜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

馬良為侍中時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

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

鄧芝為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

主累遣宋瑤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

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

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

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

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

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

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

小勢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

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

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

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
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
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
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
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於蜀權
與亮書曰丁玄掞張漢書禮樂志曰長離前掞光耀
明孫權蓋蓋丁玄之言多浮豈
也於音
夷念反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
李福字孫德梓潼涪人也為尚書僕射諸葛亮於武
功病篤後主遣福省侍遂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具
宣聖旨聽亮所言至別數日忽思未盡其意遂却騎

馳還見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

有所不盡更求一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

蔣琬
字公

琰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
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琬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

費禘字
文偉

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福還奉使稱

費禘為昭信校尉使吳還遷為侍中諸葛亮北住漢
中請禘為叅軍以奉使稱旨頻至吳

羅憲字令則以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美焉

吳是儀為侍中時蜀相諸葛亮卒大帝垂心西州遣

儀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意

晉侯史爲侍中與皇甫陶荀爽持節循省風俗及還奏事稱旨

宋裴松之爲國子博士文帝元嘉三年誅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天下松之出使湘州反使奏曰天道以下濟光明君德以廣運爲極古先哲后因心薄被是以文思在躬則時雍自洽禮行江漢而美化斯遠故垂大武之休詠廓造周之盛則伏惟陛下神獻玄通道契曠代冕旒華堂垂心八表咨敬敷之未純慮明揚之靡暢清問下民哀此鰥寡渙焉大號周爰四達

遠猷形於雅誥惠訓播乎遐陬是故率士仰詠重譯咸悅莫不謳吟踴躍式欽皇風或有扶老携幼稱歡路左誠繇亭毒旣流故忘其自千載一時於是乎在臣謬蒙銓任忝厠顯列猥以短乏思循八表無以宣暢聖旨肅明風化黜陟無序搜揚寡聞慙懼屏營不知所措奉二十四條謹隨事爲牒伏見癸卯詔書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爲書還具條奏謹依事爲書以繫之松之甚得奉使之意論者美之

劉劭爲劉道錫揚烈府主簿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道錫遣劭使詣京都太祖引見之酬對稱旨

南齊劉係宗爲寧朔將軍白賊唐寓之起宿衛兵東
討遣係宗隨軍慰勞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
悉無所問還復民伍係宗還武帝曰此役有征無戰
以時平蕩百姓安帖甚快也

陳蕭乾爲黃門侍郎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
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晉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立
若自保武帝患之令乾往諭以逆順謂曰昔陸賈南
征趙佗歸順隨何奉使繫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
目卿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至示以逆順所
在欵附

毛喜初與宣帝事梁元帝爲尚書勸諭侍郎及江陵
陷喜及宣帝俱遷關右世祖即位喜自周還進和好
之策朝廷乃遣周弘正等通聘宣帝及國喜於郢州
奉迎又遣喜入關以家屬爲請周冢宰宇文護執喜
手曰能結二國之好者卿也

蕭弘爲吏部侍郎時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
而兵甲精練每年深入俚洞又數有戰功朝野頗生
異議宣帝以弘悉詣嶺外物情且遣弘觀靖審其舉
措諷令送質弘奉密旨南行外託收督賧物旣至番
禺靖即悟旨盡遣兄弟下都爲質

後魏崔玄伯道武時爲周兵將軍時詔遣使者巡行
郡國糾察守宰不如法者令玄伯與宜都公穆觀等
案之明元稱其平當
公孫表字玄元初爲慕容冲尚書郎歸朝使江南稱
青
庾岳道武時爲外朝大人參預軍國帝旣絕慕容垂
以岳爲大人使詣慕容永永服其詞義
張濟爲散騎侍郎時後秦姚興遣將攻洛陽晉雍州
刺史楊佺期遣使乞師於常山王遵遵以狀聞道武
遣濟爲遵從事中郎報之濟自襄陽還帝問濟江南

之事濟對曰司馬昌明死于德宗代立所部州鎮悉
相攻擊今雖小定君弱臣強全無綱紀臣等旣至襄
陽佺期問臣魏初伐中山幾十萬衆臣答四十餘萬
佺期曰魏國祓甲戎馬可有幾匹臣答中軍精騎十
有餘萬外軍無數佺期曰以此討羗豈足滅也又曰
魏定中山徙幾戶於此臣答七萬餘家佺期曰治在
何城臣答定都平城佺期曰有如許大衆亦何用城
爲又曰魏帝爲欲久都平城將復遷乎臣答非所知
也佺期聞朝廷不都山東貌有喜色曰晉魏通和乃
在徃昔非唯今日羗寇狡猾頻侵河雒夙夜憂危今

此寡弱倉庫空竭與君便為一家義無所諱維城救
援仰待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其為羗所乘寧
使魏取等欲分向揚州佮期日蠻賊互起水行甚難
魏之軍馬已據滑臺於此而還從北道東下乃更便
宜且晉之法制有異於魏今都督襄陽委以外事有
欲征討輒使興發然後表聞令朝廷知之而已如其
事勢不舉亦不承臺命帝嘉其詞順乃厚賓其使許
救雒陽後遷謁者僕射報使姚興以累使稱旨
張彞為散騎嘗侍兼侍中彞善於督察每東西馳使
有所巡簡彞嘗充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下畏伏儔

類亦以此高之

古弼明元時為獵郎使長安稱旨

李順凡使涼州沮渠蒙遜十有二返大武稱其能

高推字仲讓早有名譽大延中以前後南使不稱妙

簡行人中書博士游雅薦推應選詔兼散騎嘗侍使

宋南人稱其才辯

元庫汗明於斷決獻文即位拜殿中給事每奉使察

行州鎮折獄以情所歷皆稱之秦州父老詣闕乞庫

汗為刺史前後千餘人朝廷許之未及遣遇病卒

鄧羨為黃門侍郎時幽瀼滄冀大水頻經寇難民饑

詔羨兼尚書假散騎常侍持節諸州隨方賑恤多有
所濟

游肇為散騎侍郎兼侍中為畿內大使黜陟善惡賞

罰分明

龔恒山王暉少沉敏頗涉文史宣武郎位拜尚書主

客郎巡省風俗還奏事稱旨

陰道方為李神儁所知賞神儁為前將軍荊州刺史

請道方為其府長流參軍神儁曾使道方詣梁雍州

刺史蕭綱論邊事道方風神沉正為綱所稱

李崇孝明時為使持節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

著賞罰之稱

劉騰字子昇彭城人弱冠州辟主簿齊獻武王時奉

使詣闕見莊帝於顯陽殿問以邊事騰應對閑敏帝

善之

元孚從出帝入關為司空時蠕蠕王與孚相識先請

見孚然後遣女於是乃使孚行蠕蠕君臣見孚莫不

歡悅奉皇后來歸

北齊宋世良初仕魏為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

獲浮楮還見汲郡城旁多骸骨移書州郡令悉收瘞

其夜其雨滂沱還孝莊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

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

斛律羨舉爲東夏州刺史時高祖欲招懷遠夷令羨舉使於阿至羅宣揚威德前後稱旨甚被知賞

張纂爲右光祿大夫使於茹茹以術命稱旨

李稚廉兼散騎嘗侍省方大使行還所奏多見納用後魏趙剛初爲魏閣內都督時賀拔勝獨孤信以孝武西遷之後並流寓江左至是剛言於魏文帝請遣而復之乃以剛爲兼給事黃門侍郎使梁魏與齋移書與其梁州刺史杜懷等即與盟歆受移建康仍遣人隨剛報命是年又詔剛使三荆聽在所便宜行

事使還稱旨進爵武城縣侯除大丞相府帳內都督復使魏興重申前命尋而梁人禮送賀拔勝獨孤信等

宇文測初仕魏爲司徒右長史李武疑齊神武有異圖詔測詣太祖言令密爲之備太祖見之甚懼

庫狄峙初爲魏黃門侍郎時與東魏爭衡蠕蠕乘虛屢爲邊患朝議欲和親乃使峙往峙狀貌魁梧善於辭令蠕蠕主雅信結重之自是不復爲寇文帝謂峙曰昔魏絳和戎見稱前史以君方之彼有愧色

楊柲爲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時東魏遷鄴太祖欲知其所爲乃遣柲間行詣鄴以觀察之使還稱旨

杜杲爲司倉上士初陳文帝弟安成王頊爲質於梁及江陵平頊隨例遷長安陳人請之太祖許而未遣至是帝欲歸之命杲使焉陳文帝大悅即遣使報聘并賂黔中數州之地仍請畫野分疆永敦隣好以杲奉使稱旨進授都督治小御伯更往分界焉

劉雄爲駕部中大夫兼齊公憲府掾時齊相斛律明月率衆築通闕城以援宜陽先是國家與齊通好約言各保境息民不相侵擾至是憲以齊人失信令雄使於明月責其背約雄辭議辨直齊人憚焉

楊薦孝閔帝初爲御伯大夫使突厥結婚突厥可汗弟地頭可汗阿史那庫頭居東面與齊通和說其兄欲背先約計謀已定將以薦等送齊薦知其意乃正色責之詞氣慷慨涕泗橫流可汗慘然良久曰幸無所疑當共平東賊然後發遣我女乃令薦先報命仍請東討以奉使稱旨遷大將軍

竇毅爲大將軍時與齊人爭衡戎車歲動並交結突厥以爲外援在太祖之時突厥已許納女於我齊人亦其言重幣遣使求婚狄固貪憚便欲有侮朝廷乃令楊薦等累使結之往反十餘方復前好至是雖期往逆猶懼改圖以毅地兼勳戚素有威重乃命爲使

及毅之至齊使亦在焉突厥君臣猶有二志毅抗言正色以大義責之累旬乃定卒以皇后歸朝議嘉之王慶爲中將軍武帝保定二年使吐谷渾與其分疆仍論和好之事渾王悅服遣所親隨慶獻貢初突厥與周和親許納女爲后而齊人知之懼成合從之勢亦遣使求婚財饋甚厚厥突貪其重賂便許之朝議以魏氏昔與蠕蠕結婚遂爲齊人離貳今者復恐改變欲遣使結之遂授慶左武伯副揚薦爲使是歲遂興入并之役慶乃引突厥騎與隋公楊忠至太原而還及齊人許送皇姑及世母朝廷遂與通和厥突聞之復致疑阻於是又遣慶往喻之可汗感悅結好如初五年復與宇文貴使突厥逆女自此以慶信著北藩頻歲出使後更至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我國喪者皆勞面表哀况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厥突見其守正卒不敢逼武帝聞而嘉之

陸逞爲軍司馬武帝天和三年齊遣侍中斛斯文略中書侍郎劉逖來聘初修隣好盛選行人詔逞爲使尹公正爲副以報之逞美容止善詞令敏而有禮齊人稱焉

隋元暉初仕周爲武伯下大夫時突厥屢爲寇患朝廷將結和親令暉齎錦綵十萬使於突厥暉說以利害申國厚禮可汗大悅遣其王隨獻方物武帝之聘突厥后也令暉致禮焉

韋冲字世冲初仕後周從大將軍元定渡江伐陳爲陳人所虜武帝以幣贖而還之帝復令冲以馬千匹使於陳以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西還冲有辭辯奉使稱旨

蘇孝慈仕周爲中侍上士後拜都督聘於齊稱旨

長孫晟初仕周爲司衛上士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於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使者以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慶送千金公主至於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游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鷗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鷗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親友異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爲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游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

賀若誼初仕周為直門將軍時茹茹種落携貳齊遣其舍人楊暢結好於茹茹太祖恐其并力為邊境之患使誼聘茹茹誼因啗以厚利茹茹因信之遂與周連和執暢付誼太祖嘉之

韋師為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詔於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

長孫平高祖時為工部尚書時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帝使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賜縑三百疋良馬一匹而遣之平至突厥所為陳利害遂各解兵

柳謩之為光祿少卿時啟民可汗自以內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帝使謩之諭令出塞及還奏事稱旨皇甫誕為持書侍御史高祖以百姓多流亡令誕為河南道大使以簡括之及還奏事稱旨帝甚悅房彥謙為監察御史以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銜命稱旨

盧昌衡為金州刺史奉詔持節為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稱旨許善心為禮部侍郎煬帝大業元年副納言楊達為冀州道大使還奏稱旨

唐劉文靜爲晉陽司馬高祖初興義兵於晉陽遣文靜使突厥始畢始畢曰唐公舉義欲何爲也文靜曰文皇帝廢冢嫡傳位後王致斯禍亂唐公國之懿戚不忍坐觀成敗欲廢不當立者願與可汗兵馬同入京師人衆土地入唐公財帛金寶入突厥始畢大悅郎遣將康鞠利領騎二千而又獻馬千匹高祖大悅襄武郡公琛與太嘗卿鄭元璿齋女妓遺突厥始畢可汗以結和親始畢甚重之贈名馬數百匹遣骨吐祿特勤隨琛貢方物高祖大悅

皇甫無逸武德初爲御史大夫時益部新開政刑未

洽長使橫恣賊汚狼籍令無逸持節巡撫無逸宣揚朝化法令嚴肅蜀中甚賴之

豆盧寬太宗貞觀中爲殿中監使於突厥寬容儀閑雅詞旨可觀突厥甚敬憚焉

崔敦禮以貞觀二十年爲兵部尚書兼簡較鴻臚卿瀚海都督迴紇吐迷度爲其下所殺詔敦禮持節綏輯之因立其嗣敦禮深識蕃情凡所奏請事多允會鄭維忠中宗時爲御史大夫持節賑給河北道仍黜陟牧宰還敷奏稱旨

李傑神龍初爲衛尉少卿爲河東道巡察黜陟使奏

課爲諸使之最

宇文融玄宗開元初爲兵部員外郎括逃戶所至揚
宣恩命百姓感其言至有流淚稱爲父母者

李暹爲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開元二十一年正月制
曰繼好之義雖屬邊鄙受命以出必在親賢事欲重
於當時禮故崇於殊俗選衆之舉無出宗英工部尚
書李暹體含柔嘉識致明允爲公族之領袖是朝廷
之羽儀金城公主旣在蕃中漢庭公卿非無專對有
懷於遠夫豈能忘宜持節充入吐蕃使准式發遣以
國信物一萬疋私覲物二千匹皆雜以五綵遣之及

還金城公主上言請以今年九月一日樹碑於赤嶺
定蕃漢界樹碑之日詔張守珪李行禘與吐蕃使莽
布支同往觀焉旣而吐蕃遣其臣隨漢使分往劍南
及河西積西歷告邊州曰兩國和好無相侵掠漢使
告亦如之暹奉使稱旨

王縉肅宗時爲兵部侍郎屬平史朝義河朔未安詔
縉以本官河北宣慰奉使稱旨

賀若察代宗大曆四年爲給事中察自潁州使還見
於延英殿賜帛五十疋先是潁州刺史李峘以暴政
專殺本道使令狐彰陳奏帝命宣慰且驗其事察復

奏稱旨與彰狀協流帖於夷州

吳湊爲金吾將軍時滑毫節度令狐彰汴宋節度田
神功等亡於鎮軍州頗騷擾奏皆承詔宣勞慰撫事
多適宜

班宏爲給事中時成德軍李寶臣卒其子惟岳匿父
喪以求位代宗難之乃遣宏問疾且喻惟岳惟岳厚
賂之宏皆不受還報合旨

歸崇敬德宗時爲左散騎嘗侍時兩河叛渙之徒初
稟朝命令崇敬以本官兼御史大夫持節宣慰奉使
稱旨

李紱爲兵部侍郎時誅李懷光諸軍兵會河中詔紱
宣慰以勵節將還報合旨

樊澤爲都官員外郎建中初爲克和蕃使蕃中用事
宰相尚結贊深禮之尋從鳳翔節度張鑑與吐蕃會
盟於清水

盧群爲兵部員外郎使淮西節度吳少誠奉使稱旨
于頔以櫟陽王簿攝監察御史克入蕃吏判官後爲
司門員外郎兼侍御史克西蕃計會使將命稱旨時
論以爲有出疆專對之能

溫造字簡與張建封收壽春招以尺書造從之及建

封按察彭門造歸下邳時李希烈用蔡兵四劫所至
陷沒天下城鎮恃兵者皆欲動搖或自立帥請節德
宗患之以范陽劉濟方推忠誠但不能盡達朝廷倚
賴之意乃密詔建封選賢德有識之士徃諭之建封
乃強署造節度參謀使於幽州造與語未訖濟俯伏
流涕曰濟僻在遐裔不知天子神聖大臣忠蓋願得
率先諸侯效以死節造還建封以其名上聞乃馳驛
入奏長慶元年授京兆府司錄參軍奉使河朔稱旨
遷殿中侍御史既而幽州劉總請以所部九州聽朝
旨穆宗選可使者或薦造帝召而謂之曰朕以劉總

輸忠雖以書詔便蕃未盡朕之深意以卿素能辦事
爲朕此行造對曰臣府縣走吏初受憲職望輕事重
恐辱國命無能諭旨帝曰我在東宮時聞劉總請覲
及我即位比年上書不絕及約以行期即瘖默不報
卿識機知變徃諭我懷無多讓也乃拜起居舍人賜
緋魚袋充大原鎮州幽州宣諭使造初至范陽劉總
具橐鞬郊迎及宣聖旨示以禍福總俯伏流汗若兵
加於頸矣及造使還總遂移家入覲朝廷遂以張弘
靖代之及朱克融逐弘靖鎮州殺田弘正朝廷用兵
乃先令造銜命河東魏博澤潞橫海深冀易定等道

論以軍期事皆稱旨

李鄜爲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卒其子愔爲將較所迫俾領軍務詔擇臨難不懼者即其軍以諭之遂命鄜爲宣慰使鄜直抵其軍召將士傳朝旨陳禍福脫監軍桎梏令復其位兇黨不敢犯及愔上表稱兵馬留後鄜以爲非詔令所加不宜自號使削去乃受爰陟貞元中爲左司郎中累奉使皆稱旨

袁滋爲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冊南詔使及還以清平官尹輔酋來朝又得先沒蕃將衛景升韓演等三人並南詔所獲吐蕃將帥俘囚百人至京南詔異

牟尋上表陳謝冊命及頒賜正朔仍請擊吐蕃兼獻方物

房式憲宗時爲吏部郎中時河朔節度劉濟王士貞張茂昭皆以兵壯氣豪相持短長屢以表聞迭請加罪帝欲止其兵李吉甫薦式爲給事中將命於河朔式歷使諸鎮諷諭之還奏慝旨

崔從爲尚書左丞元和十三年王承宗再奉朝貢表遣二子入侍請納德棣二州詔從宣撫且受地議者以承宗誠詐未可知又入侍者非承宗子人皆憂之從次魏州田弘正以路師道境欲以五百騎送之從

不聽以童僕十數騎徑至鎮州先令大集軍士於毬場宣諭恩敕詞旨慷慨衆心感動承宗與軍士皆號泣俯拜及饗宴每從容與承宗諭以大節承宗為禮益恭及還遂按二郡之籍收其戶口兵儲以復命帝臨軒勞悅久之

鄭權為右散騎嘗侍穆宗長慶二年三月自迴鶻告哀回帝初即位欲重其使以權嘗歷顯位器質魁偉有詞辯可以將命故選任之權憚遠役辭以宿有廢瘡之疾不能馳馬既不免乃有舉涉磧至虜庭詞氣不撓頗得使臣之體虜衆敬憚焉

李行修長慶三年為宣撫使至楚州舉費冠鄉之至孝至泗州舉刺史李宜臣之賊犯時以為奉使得人揚於陵為戶部侍郎會李師道削平分其地為三鎮朝廷思有所制置於陵以選兼御史大夫充宣慰使還奏合旨

梁韋震為殿中監蔡州四面都統判官時蔡將郭璠繫秦宗權送於太祖太祖復請震奏事且䟽時溥之罪願委討伐仍請降滄兗二師之命溥既以都統破黃巢功居第一又與充鄆連衡結中官為內援時宰之忌太祖者復佑之右拾遺徐彥樞亦䟽請所在斬

宗權不必至京師陳獻俘之儀蓋以時溥獻黃巢止
函首故也震往復論列於天子前敢大言亦能協附
執政所請事多允

李震爲太祖從事乾化二年以馬殷初領湖南爲雷
滿所逼帝以振骨鯁有辯命馳往和解殷滿並稟命
李珽爲兵部郎中崇政院直學士時許帥馮行襲疾
甚出爲許州留後先是行襲有牙兵二千皆蔡人也
太祖深以爲憂乃遣珽馳往以伺察之珽至傳舍召
將吏親加慰撫行襲欲使人代受詔珽曰東首加朝
服禮也乃於卧內宣詔令善自補養苟有不諱子孫

俱保後福行襲泣謝遂解二邸以授珽珽代掌軍府
事太祖覽奏曰予固知珽必辦吾事行襲門戶不朽
矣
張歸弁歸於太祖得署爲牙較時太祖初鎮宣武屢
命歸弁結好於近境頗得行人之禮

後唐伊廣襟情灑落善占對及爲汾州刺史時武皇
主盟諸侯景附軍機締結聘遺旁午廣奉使稱旨
郭崇韜臨事機警應對可觀武皇時爲典謁奉使鳳
翔稱旨

薛仁謙爲通事舍人莊宗即位三聘於吳得使乎之

晉劉處讓初仕後唐為客省副使累將命稱旨

李承約仕後唐為潁州團練使天成中以邠州節度

使毛璋將圖不軌乃命為涇州節度副使且承密旨

徃偵之既至以善言論之璋乃受代明宗賞其能加

簡較太保

聶廷祚為太子賓客善揣人情多有材藝飲博諧戲

無所不通累奉使杭越及荆湖藩鎮侯王見者愛之

亦嘗使於契丹善待之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高祖高祖大封拜賈滌大中大淮南李嗣京參閱

高祖高祖大封拜賈滌大中大淮南李嗣京參閱

高祖高祖大封拜賈滌大中大淮南李嗣京參閱

高祖高祖大封拜賈滌大中大淮南李嗣京參閱

高祖高祖大封拜賈滌大中大淮南李嗣京參閱

高祖高祖大封拜賈滌大中大淮南李嗣京參閱

高祖高祖大封拜賈滌大中大淮南李嗣京參閱

高祖高祖大封拜賈滌大中大淮南李嗣京參閱

高祖高祖大封拜賈滌大中大淮南李嗣京參閱

册府元龜

奉使部

卷之五十三

七

而下皆柔服殊俗畏稟王靈暢洽還奏合旨機用周
審既專對而加敏且獲考而有光斯可以使於四方
謂之士矣繇是疇其閎閱形於恩紀寵之以爵秩優
之以賜予便蕃渥縟以示敦勸蓋夫載馳於役勤足
以稱出境安國任斯為重至於褒賚之數又豈限乎
羹等哉

漢陸賈以客從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
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說令稱臣奉漢約
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大中大夫
蓋寬饒宣帝時為大中大夫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

奉使稱意擢為司隸校尉

陳咸成帝時為冀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為諫大夫
平當為博士給事中使行流民幽州使者十一人為
最遷丞相司直
樓護為諫大夫使郡國使還奏事稱意擢為天水太
守
後漢杜詩為侍御史安集洛陽將軍蕭廣放縱詩格
殺廣還以狀聞光武召見賜以祭服
宋均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圖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
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沒乃

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

雷義順帝時守灌謁者

漢官儀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滿歲稱給事不滿歲稱

灌謁者使持節督郡縣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

十人旋拜侍御史

第五種桓帝時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

三公府有清詔員以承詔

也使廉察災害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

蜀簡雍與先王有舊隨從周旋往來使命先王入益

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先王圖成都遣維往說璋璋

遂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王拜雍為昭德將軍

吳是儀大帝時為侍中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意拜

尚書僕射

晉侯史武帝時為散騎嘗侍與皇甫陶荀廙持節循

省風俗及奏事稱旨轉城門校尉

宋裴松之為國子博士文帝元嘉三年誅徐羨之等

分遣大使巡行天下松之甚得奉使之義轉中書侍

郎

州府元華 奉使部

卷之六十五

南齊蘇侃爲冠軍錄事參軍時巴西人李承明作亂高帝議遣侃銜命慰勞還除武寧監加建武將軍劉係宗武帝初爲寧朔將軍白賊唐寓之起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還帝曰此役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姓安帖甚快也賜係宗錢帛如法亮永明初爲龍驤將軍詔曰茹法亮近在湓城頻使銜命內宣朝旨外慰三軍義勇齊奮人百其氣險阻艱難心力俱盡宜沽茅土以旌忠績封望蔡縣男食邑三百戶

裴昭明爲祠部通直郎永明三年使後魏武帝謂之

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爲始安

內史

陳徐儉爲中書侍郎太建初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宣帝令儉持節喻旨紇初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轉禍爲福未爲晚也紇默然不答懼儉沮其衆不許入城置儉於孤園寺遣人守衛累旬不得還紇嘗出見儉儉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於是遣儉從間道馳還高祖仍以儉悉其勢形敕儉

監昭達軍紇平帝嘉之賜奴婢十人米五百斛除鎮北鄴陽王諮議參軍兼中書通事舍人

後魏公孫表初爲慕容冲尚書郎道武時歸朝以使江南稱旨拜尚書郎

李順爲四部尚書時使沮渠蒙遜知蒙遜將死又聆其對敏辨太武大悅於是賜絹千疋廐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

高允弟推爲散騎嘗侍使宋南人稱其才辯遇疾卒於建業朝廷悼惜之喪還贈輔國將軍臨邑子謚曰恭賜命服衣冠允爲之作誄

古弼明元時爲獵郎使長安稱旨轉門下奏事

李佐字季翼孝文初以兼散騎常侍銜命高麗以奉使稱旨還拜嘗山太守賜爵真定子

王嶷字道長爲南郡大夫出使巡察青徐兗豫撫慰新州觀省風俗遷南部尚書

韋珍爲尚書郎會蠻首桓誕歸款珍奉使招慰之凡所招降七萬餘戶置郡縣而還以奉使稱旨除左將軍樂陵鎮將賜爵霸城子

崔賢爲中書侍郎延興中受詔使齊州觀省風俗行兗州事以功賜爵桐廬縣子

柳崇為尚書外兵郎中屬荆郢新附南寇窺擾詔崇持節與州郡經畧兼加慰諭還遷太子洗馬本郡邑中正

張彝為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巡察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書封軌太和中為儀曹郎中使高麗先是契丹虜掠邊民六十餘口又為高麗擁掠東歸軌具聞其狀移書徵之高麗王雲悉資給遣還有司奏軌遠使絕域不辱朝命權宜曉慰邊民來蘇宜加爵賞詔曰權宜徵口使人常體但光揚有稱宜賞一階轉考功郎中

堯暄為南部尚書于時始立三長暄為東道十三州使更比戶籍賜獨車一乘廐馬四匹

鹿念字永吉莊帝為御史中尉念為殿中侍御史時梁豫章王綜以徐州降念請為使以觀其虛實念入徐州盟約乃固綜降後詔曰日者法僧父子頑固自天長惡不已竊城外叛職此亂階遂使彭宋名藩翻為賊有維宗臣名將揮戈於泗濱虎士雄卒竦劍於汴渚然高墉峻堞非可易登廣浚深隍實為難踐是用日晏忘食中宵憤惋者也而衍衍謂梁武帝都督豫章王蕭綜體運知機欲歸有道潛遣密信送欵於都督

臨淮王于時事同夜光能不案劍殿中侍御史監軍
 鹿愈不憚虎口視嶮若夷便能占募人驗虛實誓盟
 既固所圖遂果返地復城息我兵甲亦是愈之力焉
 若不酬以榮祿何以勸勵將來可封定陶縣開國子
 食邑三百戶除員外散騎嘗侍

王靜為冠軍將軍岐州刺史趙郡王謚害城民怨
 叛詔靜以驛慰諭咸即降下以奉使稱旨賜帛五百
 疋
 邢祐為員外散騎嘗侍使於宋以將命之勤除建威
 將軍

後周宇文測初仕後魏為司徒右長史孝武疑齊神
 武有異圖詔測詣太祖言令密為之備太祖見之甚
 歡使還封廣川縣伯邑五百戶

楊擲仕西魏為撫軍將軍時東魏遷鄴太祖欲知其
 所為乃遣擲間行詣以觀察之行還稱旨授通直散
 騎嘗侍車騎將軍
 楊薦為太祖帳內都督時蠕蠕請和親遣薦與楊寬
 厚并結婚而還進爵為侯

岑善方初為梁元帝刑獄參軍元帝初請內附以善
 方兼記室充使詣周應對閒敏深為太祖所嘉自此

往來凡數十反高祖特錄善方克使之功追其子之
利之象入朝授之利都督代王記室參軍之象掌式
中土

王慶為中將軍使吐谷渾與其分疆仍論和好之事
後使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
我國喪者皆勢面表哀况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
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武帝聞而
嘉之錄慶前後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兵部大夫

陸逞為司宗中大夫屬北齊遣侍中斛斯文畧中書
侍郎劉逖來聘初修鄰好盛選行人詔逞為使主尹

公正為副以報之逞美容止善詞令敏而有禮齊人
稱焉還屆近畿武帝詔令輅車儀服郊迎而入時人
榮之

隋元暉初仕周為武伯下大夫使突厥結和親又武
帝之聘突厥后也令暉致禮焉加司憲大夫後平關
東使暉安集河北封義寧子邑四萬戶

長孫晟仕周為司衛上士送千金公主于突厥周察
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
白高祖高祖大喜遷奉車都尉
辛彥之在周為開府儀同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還

賀若誼初仕周爲直閣將軍使茹茹約其連和還太祖嘉之拜車騎大將軍畧陽公府長史
肅師仕周爲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詔於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賜錢三百萬

蘇孝慈仕周爲都督聘于齊奉使稱旨遷大都督其年又聘于齊還授宣納士士
柳裘周末爲內史大夫高祖總百揆詔裘論并州總管李穆穆甚悅遂歸心於高祖表後以奉使功賜綵三百匹金丸環帶一腰

柳莊仕後梁爲鴻臚卿高祖踐祚莊入朝高祖深慰勉之及爲晉王納妃于梁莊因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

長孫平開皇中爲工部尚書時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高祖使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賜縑三百疋良馬一匹而遣之平至突厥所爲陳利害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百疋及還平進所得馬帝盡以賜之

裴矩爲內史侍郎時啟民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爲尚書左丞房彥謙爲監察御史陳平奉詔安撫泉

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七口

柳或爲治書侍御史持節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史贓污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高祖嘉之賜絹布二百疋氈三百領拜儀同三司仁壽初復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疋

許善心爲禮部侍郎煬帝大業初副納言楊達爲冀州刺史稱旨賜物五百疋

盧昌衡爲金州刺史奉詔持節爲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二百段

柳謩之大業中爲光祿少卿時啟民可汗自以內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煬帝使謩之諭令出塞及還奏事稱旨拜黃門侍郎

唐襄武郡公琛高祖爲唐王時使突厥結和親還高祖大悅進封郡王

鄭元璠武德中以太常卿使突厥還高祖勞之曰卿在虜庭累載拘繫蘇武弗之過也拜鴻臚卿貞觀中復使突厥說頡利引軍還太祖致書慰之曰知公已共可汗結和遂使邊庭停警烽火不然和戎之功豈

止魏絳金奏之錫故當非遠

崔敦禮為兵部侍郎頻使突厥以功加銀青光祿大

夫

崔琳為鴻臚卿玄宗開元十九年以奉使入蕃特加

御史大夫寵之也

信安郡王禕與嗣魯王道堅牛仙客宋詢劉日正班

景倩唐昭等為諸道採訪使開元二十四年各賜一

子官賞其巡察之勞也

李暉為工部尚書東郡留守使吐蕃稱職轉兵部尚

書

李孝芳為御史大夫充和蕃使代宗廣德三年使還

加禮部尚書錄功也

崔倫前為御史中丞大曆四年以使絕域功為尚書

左丞

崔漢衡為檢校禮部員外郎大曆六年為和吐蕃副

使還遷右司郎中德宗建中二年吐蕃請盟詔除殿

中少監兼御史大夫為和吐蕃使會宰相張鎰與吐

蕃盟於清水使還遷鴻臚卿四年吐蕃使朝貢加檢

校工部尚書復使吐蕃興元初居奉天吐蕃遣師佐

渾瑊敗朱泚兵於武功以功轉檢校兵部尚書兼祕

書監西京留守

李紆貞元初爲兵部侍郎時誅李懷光兵會河中詔紆宣慰以勵節將還報合旨拜吏部侍郎
樊澤貞元中爲都官員外充吐蕃和蕃使回遷金部郎中山南節度行軍司馬
盧群爲兵部員外郎使淮西以奉使稱旨俄遷爲檢校祕書少監義成軍節度行軍司馬
房式爲給事中將命河朔式歷使諸鎮諷諭之還奏愜旨除陝虢觀察使

班宏爲給事中使盛德軍李惟岳惟岳厚賂之宏皆

不受還報合旨遷刑部侍郎
關播爲都官員外郎時湖南山洞中王國良聚衆爲盜令播往宣諭之使回改兵部員外郎

袁滋爲工部員外郎貞元十四年西川韋臯始通西南夷變長異牟尋貢琛請吏朝廷方命使慰撫選郎吏可行者皆以西南之遠憚之滋獨不辭德宗深嘉之以本官兼中丞持節入南詔未行遷祠部郎中使如故使還擢爲諫議大夫
柳晟爲檢校工部尚書憲宗元和初充入廻鶻弔祭册立使復命遷金吾大將軍

孟簡為司封郎中元和四年使荆襄湖南宣撫時簡示綠遣使追賜緋袍銀魚

裴度為御史中丞元和十年五月自淮西行營宣慰還言軍事多合帝意加兼刑部侍郎

柏耆將軍良器之子元和中王承宗再以恒山叛朝廷猶厭武事思用恩澤濡煦耆以處士於淮西行營

以畫干裴度願為是行承宗果請質二男獻兩郡憲宗酬其功使除右拾遺

胡証為金吾大將軍穆宗即位以太和公主出降回鶻証以本官檢校工部尚書克和親使光祿少卿李

憲為副使還証拜工部侍郎憲遷檢校右散騎常侍

兼太府卿

崔瑄為監察御史敬宗寶曆元年自鎮武使廻鶻延

英對問遠地言朕如何瑄對曰四方皆言陛下納諫

如流帝大悅命賜緋魚袋

後唐薛仁謙為通事舍人莊宗即位三聘於吳得使

乎之體遷衛尉少卿引進副使

晉劉昫高祖時為給事中天福四年與給事中盧重

日契丹使廻頒賜器幣

馮道為相以天福四年二月與左散騎常侍韋勳禮

部員外郎楊昭儉自契丹使迴帝慰勞隆至錫賚豐厚

邊光範為給事中天福八年與前登州刺史郭彥威使於契丹各賜紫欵正旋襪衣著五十疋綵一百疋錢五十貫文銀鞍轡馬一匹

周裴羽初仕後唐為吏部郎中末帝清泰年再奉命閩州還賜金紫遷太常少卿

名望

周官載行人之職漢家嚴使者之制歷世妙揀式克允濟芳乃持節殊俗展幣與國或奉案察之寄是總

黜陟之權故有行實素優才用顯著為他境之欽信見所至之欣慕敦成鄰好暢達威聲罔失一介之辭無辱大臣之命藹然後望昭乎令譽豈憚煩於脂牽實增輝於原隰者矣

漢張騫為郎應募使月氏匈奴得之留十餘歲歸漢

拜大中大夫後封為博望侯漢通西域騫鑿空

鑿開也騫始開通西域道也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以行故此下言當空道而西域傳謂孔道也諸後使

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也質信也外國由是信

之後漢周舉為諫議大夫順帝永和六年詔遣風俗巡

行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為侍中與侍中杜喬守
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美尚書樂巴侍御史
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大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
分行天下其刺史三千石有賊罪顯明者驛馬上之
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為百姓所安宜
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
俊

蜀費禱為昭信校尉使吳大帝甚器之謂禱曰君天
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
晉羅憲仕蜀為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

稱焉

李密少仕蜀為郎數使吳密有才辯吳人稱之

梁范縝仕齊為尚書殿中郎武帝永明中與魏氏和
親歲通聘好特簡才學之士以為行人縝及從弟雲
蕭琮瑯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鄰
國
陳阮卓為德教殿學士副王詒聘隋隋主夙聞卓名
乃遣河東薛道衡瑯邪顏之推等與卓談論賦詩厚
禮遣還

陸琰為直嘉德殿學士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瑯邪王

厚聘齊及至鄴下而厚病卒琰自爲使主時年二十餘風神韶亮占對閒敏

魏太原王陸叡與隴西公元琛並持節爲東西二道大使褒善罰惡聲稱聞於京師

游明根假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樂安侯使於宋宋使明僧暲相對前後三反宋武稱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常使

王椿爲征虜將軍都督慰勞汾胡汾胡與椿北州服其聲望所在降下

宋弁爲中書侍郎兼員外常侍使於南齊南齊司徒

蕭子良祕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爲氣槩警烈不逮李虎而體韻和雅舉正周遂過之

李系少聰慧有才學爲司徒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梁與其二兄前後將命時人稱之

北齊魏收爲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辨收詞藻富逸梁主及其群臣咸皆敬異先是南北稱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爲鄰國所重至此梁王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

李渾爲光祿大夫兼常侍聘使至梁梁武謂之曰伯

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嘗侍曾經將
領今復充使文武不墜良屬斯人

李湛字處元渾子也涉獵於文史有家風爲太子舍
人兼嘗侍聘陳渾與弟繪偉俱爲聘梁使至湛又爲
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爲四使之門婿具武長前此
崔瞻爲散騎嘗侍聘陳瞻辭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
乃言嘗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其見重如此

後周崔彥穆爲御正大夫陳氏請敦鄰好詔彥穆使
焉彥穆風韻閒曠器度方雅善玄言甚爲江表所稱
唐李大亮爲涼州都督貞觀八年發十三道大使巡

省天下大亮持節使劍南激濁揚清甚獲當時之譽
馬懷素爲禮部員外郎與源乾曜盧懷慎李傑等充
十道黜陟使素處事平恕當時稱之

廉慎

夫使於四方古所慎擇廉以自守行之惟艱矧復交
兩國之權將出疆之命或巡行風俗或勞徠戎狄而
操心有素執節彌厲臨財無苟秉義益高斯固皇皇
有光使乎之美者矣

陳阮卓爲鄱陽王錄事時平歐陽紇交趾夷獠徃徃
相聚爲寇抄卓奉使招慰交趾通日南象郡多金翠

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衣裝無佗時論咸伏其廉

北齊李繪初仕東魏典散騎常侍為聘梁使前後行人皆通啟求市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潔
袁聿修武成太寧初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命考按官人得失經歷兗州時邢邵為刺史別後遣送白紬為信聿修退紬不受與邢書云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多言可畏譬之防川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邢亦欣然領解報書云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老夫忽忽竟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

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唐蘇世長為天策府學士太宗貞觀初聘于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受賂遺朝廷稱之
杜暹為監察御史玄宗開元中承詔往磧西覆窋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史獻鎮守使劉遐慶美不叶更相執奏至磧西蕃人賫金以遺暹暹固辭不受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於幕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蕃人大驚度磧追之不及
歸崇敬代宗大曆初為倉部郎中充冊立新羅王使

故事使新羅者至海東多有所求或攜資帛而往貿易貨物規以爲利崇敬一皆絕之東夷稱重其德關播德宗貞元中爲刑部尚書充送咸安公主及册可汗使奉使來往皆清儉謹慎蕃人悅之趙退翁貞元中爲給事中充咸安公主出降廻紇副使前後使廻者迄多私齎繒絮蕃中市馬廻以規利退翁無所營求人歎美之馮伉貞元中爲膳部員外郎澤潞節度使李抱真卒充弔贈使抱真男遺伉帛數百疋不納又專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不受

後唐郭崇韜自莊宗爲晉王時爲中門使專典機務及李存審牧鉅州帝命崇韜慰撫之三軍闕府庫或有以珍貨遺賂者韜都無所受但以書籍數千卷歸陳又性孤執尤廉於財明宗長興中嘗自舍人銜册晉國公主石氏於太原晉高祖善待之但訝其高岸人或有獻可於又宜陳一謳頌以稱高祖之美可邀其厚賄耳又曰人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利旣損國綱且虧士行又今生所不爲也聞者嘉之

知禮

古人有言曰明君之使臣也任以事而不制以辭是知虜四牲之榮通二國之好苟非知禮勤王之士博聞強識之流豈能宣揚德美協和親鄰是以張旃入境拭玉通好動咸遵於彛典言必協於令則俾乎聳觀不倦逃聽無譏增輝於本朝變風於殊俗斯則見重於識者揚芳於史氏不其宜哉

管仲齊大夫齊侯使仲平戎於王魯僖公十二年使隰朋平戎於晉平和也前年晉救周伐戎故戎與晉周不和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節時也

陪臣敢辭王曰舅氏

伯舅之使故曰舅氏

余嘉乃勲應乃懿德

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

功勲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不言位而

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修政故欲以職尊之

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

管仲不敢

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

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周王閔襄王時為宰

周公天子三公冢宰

聘于魯

魯僖公三十年

饗有

昌歆白黑形鹽

昌歆昌蒲菹白熬稻黑熬黍形鹽形象虎

辭曰國君文足

昭也武可畏也則有脩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

嘉穀鹽虎形

嘉穀熬稻黍也以象其文也鹽虎以象武也

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以堪之

孟獻子魯大夫聘於周宣公九年定公以為有禮厚賄之

韓宣子晉大夫聘於周魯宣公二十六年靈王使請事問何事來

聘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佗事矣起宣子名禮諸

侯大夫入天子因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王聞之

曰韓氏其昌於晉乎辭不失舊魯大也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

失其後韓宣子如楚送女反魯昭公五年鄭伯勞諸圍圍鄭

地名辭不敢見禮也奉使君命未反故

叔弓魯大夫聘于晉昭公二年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

之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好合使成之祿也待通石命則於

於執事敝邑弘矣徹遙也敢辱郊使請辭辭郊勞致館辭

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之祿也待通石命則於

已為榮辱敢辱大館敢不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

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猶王也辭不忘國忠

信也謂稱傳好先國後已卑讓也始稱敝邑之弘先國也次稱臣之祿後已也

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明年叔弓如

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

入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禮椒為之辟佐惠伯曰公事有公利

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惠伯子椒也服言叔弓之

禮有

奔疾楚公子也如晉魯昭公六年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

吉從鄭伯以勞諸祖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君之勞祖鄭地固請見

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言奔疾賢而有禮以其乘馬八匹私面

鄭伯私見見子皮如上卿如見楚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

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降殺以兩禁芻牧采樵不入田犯不

種田不樵樹不采蕪種也不抽屋不強句誓曰有犯命

者君子廢小人降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退給丁劇也舍不為暴

主不恩賓恩患也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

公孫青齊大夫青須公之孫盜殺衛侯之兄繫公如死鳥

齊侯使青聘于衛魯昭公二十一年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

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

事辭曰將事行聘事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

無所辱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阿此也命已使

比衛臣下臣不敢貳貳違命也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炤

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言受聘當在宗廟也乃止止不

行聘事衛侯固請見欲與青相見不獲命以其良馬以為相見之禮

見為未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衛侯以為乘馬喜見敬已

依貴其物賓相擷擬行反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

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

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有相臣親友

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

芋尹蓋陳大夫楚子西子期伐吳魯哀公十五年及桐汭宣城

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為楚所

命及良而卒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歛於棺造於朝介將

然墮大夫之尸廩然傾動貌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

介芋尹蓋對蓋貞子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薦伐吳國

也薦重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備猶無

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墮隊絕世于良絕世猶廢日言奔世

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一日遷次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今

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安于

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理也於是乎有朝

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道死以尸行事又有朝聘而遭喪

之禮遭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

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

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謂主盟也先民有言曰無穢雷士

死者雷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殞

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言

尹蓋知禮

蜀陳震字孝起建興中為尚書令吳稱尊號以震為

衛尉賀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

二十三日

奉使部

二十三日

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
吳界移關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
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
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
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
聘叙好踐界踴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
秋譏之望必啟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旅誥衆各自
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
所宜

吳紀陟大帝遣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關而問俗
宋袁湛晉末爲尚書左僕射時高祖北伐湛兼太尉
與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范泰奉九命禮物拜授高
祖冲讓湛等隨軍至雒陽住栢谷塢泰議受使未置
不拜晉帝陵湛獨至五陵致敬時人美之
後周趙文表爲車騎大將軍使突厥迎皇后進山儀
注皆令文表典之文表斟酌而行皆合禮度

